

西方心理学名著译丛

精神病学^的 人际关系理论

【美】哈里·沙利文 著 李维 译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西方心理学名著译丛

- 思维与语言 【俄】列夫·维果茨基 著
- 人类的学习 【美】爱德华·桑代克 著
- 社会心理学导论 【美】威廉·麦独孤 著
-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美】库尔特·考夫卡 著
- 基础与应用心理学 【德】雨果·闵斯特伯格 著
- 动物和人的目的性行为 【美】爱德华·托尔曼 著
- 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 【美】哈里·沙利文 著

ISBN 978-7-301-18030-3



9 787301 180303 >

定价：38.00元

西方心理学名著译丛



精神病学① 人际关系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美) 哈里·沙利文著;李维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

(西方心理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301-18030-3

I. ①精… II. ①哈…②李… III. ①精神病学—人际关系学—研究 IV. ①R749
②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5839 号

书 名: 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

著作责任者: [美] 哈里·沙利文

丛书策划: 周雁翎 陈 静

丛书主持: 陈 静

责任编辑: 唐知涵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030-3/B·093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05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340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文版译序

哈里·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系美国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理论家,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沙利文 1892 年 2 月 21 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诺威奇,1949 年 1 月 14 日卒于法国巴黎。沙利文祖籍爱尔兰,从小处于罗马天主教的环境之中。1908 年在科内尔读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尔后于 1917 年在芝加哥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但沙利文把这所学校称作“文凭制造所”。他在这两所学校获取的学识只能算是边缘性的,其盛年展现的精湛才能,主要靠自学获得。1918—1922 年间,沙利文曾在陆军医疗队任军医,同时供职于处理退伍军人问题的联邦政府机构。他在军队中的生活经历构成了他的生活基础。这段经历使他获得了多方面的临床工作机会,并被政府正式承认为神经精神病学。嗣后,受聘于谢泼德·布拉特医院,还曾服务于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在内的若干研究所。

沙利文开始形成他自己的理论,主要受两位朋友的激励:其一是 C. 汤普逊,两人于 1923 年结识;其二是 E. 萨皮尔,两人于 1926 年相遇。前者使他正式接触到精神分析;后者使他获得了对人际相互作用以及环境与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信念的有力支持。

沙利文对心理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关于人格形成的学说,其人格理论又称作人际理论,集中表现在《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一书中。该书是沙利文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在他 1949 年逝世后由 H. S. 佩里(H. S. Perry)等人编辑,由纽约诺顿出版公司于 1953 年出版的。这部著作的中心内容是把精神病学概述为人际关系的科学,强调人的社会本质,认为人格、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等都可以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

沙利文在其人际理论中曾先后提出过三个关键概念,认为把握这些概念是了解他的理论的先决条件。这三个关键概念是:(1) 人类本质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表现为人际关系,因此可以用人际术语界定精神疾病、人格、诊断和治疗等概念。(2) 焦虑。它在人格形成和人格障碍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人际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是一种操作。人际操作如何,既可导致人格障碍和精神疾病,也可治愈人格障碍和精神疾病。(3) 发展序列。这种发展序列表现在人格上,指人格发展的阶段性。

在人类本质的社会性问题上,沙利文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出生后,就生活在一个复杂、变动的人际关系之中,这种人际关系就是他的社会性。人的人格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存在。单单研究个体本身而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法确定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原因。有鉴于此,他把人格定义为“在使人类生活具有特征的经常发生的人际情境中相对持久的形式”。即使是隐士和独居者,其生活也存在人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在表象、记忆、幻想中实现和保持这种关系。

早在1925年,沙利文就在马利兰州的谢泼德·布拉特医院开辟了专门病室,治疗一些男性少年的严重精神分裂症。沙利文反对当时对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看法,即认为精神分裂症是遗传的,或认为它是一种自恋神经症。相反,他根据对患者动机的探讨,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由于患者童年人际关系的破坏,产生思想怪癖或象征化行为,在想象中占有自己与他人,导致患者思维、情感、活动等的歪曲和经验组织的分裂。沙利文把精神分裂症的起因一直追溯到幼儿与一个坏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即儿童在同冷漠无情、过度呵斥、无理要求的母亲生活之后,便会对建立其他人际关系充满焦虑、戒备和怀疑。为此,沙利文从人类本质的社会性出发,建构了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

沙利文关于精神病学人际关系理论的第一个方面,是他在建构人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在科内尔做学生时希望实现的学术目标,当时他想成为一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沙利文特别清醒地意识到他何时是作为科学家在说话,何时又像一个艺术家一样来谈论人际关系领域。他能以独特的语言身处不同的场合,可以是自然科学家的“化身”,也可以是人际关系艺术家的“化身”。这使得他在学术界和医学领域享有声誉。根据运筹学的基本原则,沙利文认为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情况是精神病学可以接受的唯一资料。他对梦与幻想过程不感兴趣,认为这些东西无从观察,但它们可以引发行为。行为是可以观察的,从而可以作为临床资料。

沙利文关于精神病学人际关系理论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物种特异性假说。他认为人类并非像S. 弗洛伊德(S. Freud)所认为的那样,是进化长链中的一个环节,相反,应从人类自身的真实情况来看人类:他们从灵长目动物那里继承了一种其他物种所没有的能力,即信号系统与交换信号系统的能力。这样,诚如H. S. 佩里所指出的那样,交流的能力或缺乏交流的能力是人类状况的关键。与这种观念密切相关的是沙利文的如下主张:我们作为特殊的灵长目,需

要我们不断地与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人进行人际接触。如果这种人际接触不能维持,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心理衰退与精神疾病。

从这两个基本观念出发,沙利文以人际关系心理过程为主要参数,提出其新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1)精神分裂症主要是由于患者童年时期因人际关系失调而产生严重焦虑,从而导致经验组织的分裂;(2)早期生活的焦虑是由焦虑的母亲所诱发的,这种焦虑可以称作“不良联结状态”,是人类状况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3)人生来就有追求满足和安全的需要,并在人际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人格模式。

二

沙利文认为,焦虑是人际领域中最具决定作用的形成性影响。个体的行为动机,由两种内部的张力状态引起:一是生理的需求,如饥、渴、性等,满足这些需求,张力得到解除,个体获得满足的体验;二是人际关系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产生的焦虑,如果焦虑性的张力得以解除,个体得到的经验就是“人际安全”。这里,人际关系的安全对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焦虑最初来自婴儿时期的无助特性。当婴儿因饥饿或不适而哭泣时,父母就会立即予以反应。这种哭泣成为一种获得生理满足和人际安全的工具,并直接导致两个结果:由需要的减弱而引起的满足,由维持必须的关系而获得的安全。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慢慢形成一种自我系统,其功能就在于寻求满足和获得安全,以降低身心张力和焦虑状态。这种自我系统可以说是个体对人际关系的知觉和概念的一个过滤器或参照系。个体不仅获得生理需要的满足,而且处于自尊状态,并在别人中间保持威望,这样他就会产生一种幸福感;如果外界事物或他人的评价与自我系统不相符合,他就会产生一种焦虑感。面对焦虑和安全的矛盾,个体会进行各种探索。一种情况是,个体调节自己的自我系统去适应外界事物或他人的评价,借以减轻焦虑,获得安全。最常见的是,受到别人赞许的行为会得到加强,受到别人非难的行为会得到限制或约束。这里,意识的过程和行为的控制均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目的是减轻焦虑和获得安全。另一种情况是,个体企图回避导致焦虑的人际情境。当安全感面临威胁时,例如父母的愤怒指责,儿童可能通过对它们作出选择性忽视和不给它们贴标签来证明这些愤怒与己无关。这样,虽然愤怒仍然存在,但儿童已经停止了对它们的意识。这里,用沙利文的话来说,就是“安全感通过把意识从人格的一个方面消除出去而得以保持”。再一种情况是,个体对导致焦虑的人际情境作出不正确的反应方式,沙利文称之为“反应的歪曲”,主要表现在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作出错误感知、错误理解和误贴标签,以此来减轻焦虑。

焦虑导致操作,这样的操作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个体对人际情境的操作,二是心理治疗中使患者重新认识人际关系的操作。

个体对人际情境的操作,是指个体在遇到自我系统与外界评价不相符合时作出的防御功能,沙利文称之为“自我动能”。这种自我动能是自我系统中一种习惯的、持久的动机型式,是人所意识到的一种意象;它由反省的评价所构成,是形成一种安全感的动能,是人格发展的首要因素。自我动能的防御功能主要有三类:(1) 升华作用,即当个体处于焦虑和安全的矛盾时,调节自己的自我系统以迎合外界的期望和评价。上述的第一种情况即是如此。在《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沙利文有时又把这种升华作用的防御功能称作“自我的生长动力”,用以描述个体在人际领域中日益趋向监控、评价和调节活动的复杂过程。(2) 分裂,即当个体处于焦虑和安全的矛盾时,对外界的非难或指责有选择地予以忽视,或不给它们贴上标签,以示与己无关。上述的第二种情况即是如此。(3) 情动性反应错乱,即当个体处于焦虑和安全的矛盾时,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作出歪曲的反映,包括错误感知、错误理解和误贴标签。上述第三种情况即是如此。沙利文对这种情动性反应错乱或反应的歪曲曾作过详细的描述。认为那些把维护安全感置于主要地位的儿童容易在人际领域持非常歪曲的理解,他们对自己的欺骗表现在:说服别人把自己看做为自己希望别人想见的人,或者防止别人把自己看做为自己不希望别人想见的人。他们不只错误地知觉自己的操作,而且还错误地知觉别人的操作,用象征化的行为想象占有自己和别人,或拔高自己贬低别人,或怀疑别人抱有恶意。“他们乐意知觉这些象征化的行为,与它们的关系胜似与实实在在的人的关系。他们谨慎地接近人际情境,用警戒性的、防御性的,有时甚至是异乎寻常的方式进行交际,其结果是把无数的歪曲置于实际的情境之上。”

操作的另一个含义是心理治疗中使患者重新认识人际关系的操作。沙利文倡导了许多策略,用以探测人际关系中的歪曲和伴随着这些歪曲而出现的焦虑,并通过帮助患者去体验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情感来建立自己与他人的正常关系。他的理论假设是“一类论”的观点,即主张患者与常人同类,他们不是特殊的人,患者的一些象征化行为和怪癖思想,在常人的思想中偶尔也会出现。可见患者的行为和思想与常人只存在量的差别。与此相适应,沙利文主张在治疗时要了解患者、尊重患者,确信患者能够了解人际情境中的操作,甚至患者描述内部体验的努力也应被视作人际领域中的一种操作;治疗者必须与患者合作,使自己成为患者操作中的参与者,并考虑在这一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出现的评价和治疗数据;治疗应使患者对新的情境作出适应,其指标是协助患者把“私人模式”转化为“公共模式”。沙利文特别推崇访谈法,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但对治疗者有着更高的技能要求。

三

沙利文认为,人生来具有一种自我调节和整合的功能,使人的潜能向完善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格具有连续性,个体必须达到某种能力的成熟才能意识到外界环境中的种种人际关系,从而加以对待和适应。因此,可以根据与某种能力成熟的相应年龄而把人格发展分为如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婴儿期。这时婴儿处于无能状态,只要求得到生理需要的满足,认知经验处于与环境混沌不分的未分化阶段,婴儿与母亲的忧乐息息相通,沙利文称这种交流为“口部区的相互作用”。在该阶段末,认知经验表现为内部尚缺乏共同有效性意义的不完善反应模式,母亲因对婴儿持赞许或不赞许态度而被他视为好母亲或坏母亲的象征,与此同时出现了被别人视为最初自我的好我和坏我。

第二阶段:童年期。由于语言的发展,儿童已能学习文化,自我系统仍按赞许或不赞许的形式积极生成。当儿童感到与别人交往时难免会遇到非难时,他就开始习得了升华作用这种防御功能,反之他就学会运用分裂和情动性反应错乱两种防御功能。

第三阶段:少年期。这时个人的认知经验开始达到综合模式,已能认识各种不同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接受它们的共同有效性的意义。这个过程要持续到青年后期。少年期已经社会化了,懂得了竞争与合作,其自我动能的主要方面是保持名誉。少年不仅学会了主动避开不感兴趣的事物,而且学会了区别现实与幻想。沙利文认为这时的少年往往过早以成人的文化定型自居,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时期是一个人格发展的危险期。

第四阶段:前青年期。这一阶段产生了一种寻求同性密友的需要,它对人格的发展极为重要。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从自我中心主义转向爱情,能够体会到别人的满足和安全与自己的满足和安全同等重要。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慷慨、平等、谅解、信任等特征。自我动能主要表现为升华作用。但如果发展受阻,则引向分裂和情动性反应错乱。

第五、六阶段:青年期。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即从情欲行为的定型到身心的完全成熟。这时期个体的主要任务是很好地与情欲动能相适应,否则会发生剧烈冲突,丧失前青年期的价值而倒退到少年期。如果只遇到较小阻力,则可与别人在心理和情欲上产生真正的亲密感。

沙利文指出,由于人格在各发展阶段都有可能遇到障碍,因此可能出现下列十种综合征:(1)自我专注的人;(2)难以纠正的人;(3)违拗的人;(4)非整合性或心理变态的人;(5)口吃的人;(6)受野心驱使的人;(7)反社会的人;



(8) 不适当的人;(9) 同性恋的人;(10) 长期摆脱不了青年期的人。然而,这些人格综合征带有心理—社会性质,并不与哪一发展阶段相匹配。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李维(编者前言,引言,第一、二、三、四、五、六、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章),张云皋(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章)。全书由李维统校。

李维

2010年10月6日

英文版编者前言

在准备根据哈里·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尚未出版的演讲稿编纂这本著作时,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从沙利文留下的极其丰富的材料中进行选择。他对其概念框架的详尽陈述,可在他尚未发表的5个系列演讲中找到,这些都是他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和纽约威廉·怀特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研究所里发表的演讲;另有6个系列演讲因其1949年去世而告结束。幸运的是,这些演讲都作了录音,而且他还留下了两本笔记,大体描述了它们的轮廓。第一本笔记始于1944—1945年,并于1946—1947年作了修订。在沙利文的朋友和同事大卫·里奥奇(David Mckenzie Rioch)的建议下,本书主要限于沙利文于1946—1947年冬季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因为该系列演讲代表了沙利文关于精神病概念的最为完整的陈述。

沙利文的概念并不是静止的,随着他本人的思想的发展,他的演讲也逐年发生变化。他所提供的每个系列体现了他依据发展路线而对精神病学的有组织研究——也就是说,他从最初的婴儿期开始追踪个体的发展,直至成年期,此类研究得出了关于继后生活中精神疾病的某种结论。由此可见,虽然他的思想的一般框架没有变化,但在每个系列中,有些思想被扬弃,有些新思想却又被接纳进去,而且这种扬弃和接纳又往往是错综复杂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以他晚年的完整陈述作为本书的基础,这样的编纂设想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也有一些例外。我们发现可以通过注释来介绍他始于1948年但未曾发表的演讲系列中的新材料。此外,我们还依靠早年的一些演讲以澄清含糊不清的段落,或者去充实一些章节。这是因为,演讲时间的限制,使得沙利文只能匆匆地把他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的思想一笔带过。我们还不得不依靠早年的演讲系列来弥补录音设备的机械故障所造成的文字空缺。尽管我们汲取了其他系列的一些材料,但我们的总体构思却以他的最后一本笔记为基础。我们不想把他在1946—1947年间曾经改变或放弃的思想包括进去,我们也不愿淡化他对自身计划的强调。这种类型的汲取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本书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在风格上略有差异。那些探讨婴儿期的章节,主要不是描述对人类婴儿的观察,而是描述在每个人出生后最初几个月的生活中一定会发生的某些事情及其假设;考虑到婴儿的特定的心理生物特征、能力成熟的顺序、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以及后来生活的一些事实,婴儿在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是必然会发生



这些事情的。从这些演讲来看,沙利文在描绘中常常依据推论而不是依据观察,他作了完整和详细的笔记,并以精确的措辞表述他所试图提出的许多假设。在演讲时,他常从笔记中借用一些材料,对它们进行扩展,并作一番解释。但是,后半部分则主要由即席演讲组成。每当沙利文讲到可能受到观察的支持和可能在听众的回忆范围内的材料时,他便会发表即席演讲。这样一来,开头几章的许多材料反映了沙利文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有时是颇为复杂的;而在后面的若干演讲中,他多以轻松的和口语化的风格进行阐释。在编纂本书时,对已由沙利文在写作中充分论证的那些陈述,我们尽可能不作任何改变。当然,我们也不得不作一些较严谨的编辑工作,对沙利文临场发挥的那些部分进行重新安排。

许多学生已对沙利文的笔记的重要性作了评论。在这个演讲系列中,沙利文常以同样的措辞把他在最后一本笔记本中出现的许多陈述也包括了进去。倘若这本笔记本中的一些构想相应的演讲中未被提及,我们便在恰当的地方把它补充进去,只要这种疏漏不是出于故意便行。本书的一些章节和部分题目也与沙利文笔记中的标题相一致,极少改变。本书中运用的引号部分,也基本上取自他笔记中的段落,未做什么改变。

在编纂本书时,我们也作了一些省略:沙利文在第二部分结束后,又将三次演讲献给了有关精神病医生工作的一次讨论,尤其是精神病学的访谈。由于这些演讲和另外一个独立的演讲系列有所重复,因此我们拟将它们编入另一本书中发表,这里不再提及。

本书的筹备过程反映了沙利文所谓的合作方式,因为许多人慷慨地奉献了他们的时间、金钱和思想。沙利文的论文由詹姆斯·沙利文(James I. Sullivan)移交给基金会(沙利文曾在该基金会工作过,它是由他的学生和同事组建的),詹姆斯·沙利文成功地协助了将论文汇编成册以供出版的工作。为了给论文的分类和编辑工作筹集资金,由93名沙利文的学生和同事设立了15000美元的基金。要是没有这种十分实际的精神,即使那些最了解沙利文工作的人有志于将本书送到广大读者手中,本书也是无法问世的。

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医学博士玛贝尔·科恩(Mabel Blake Cohen)一直担任精神病学顾问,而且,她在本书的编辑阶段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咨询。沙利文著作出版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阅读了手稿,认可所选的内容,并提出了批评意见。

在基金会收到沙利文的文稿时,先由帕特里克·默拉希(Patrick Mullahy)和奥托·小威尔(Otto Allen Will, Jr)两人通读了材料,并使基金会相信材料的丰富性,以及出版这些材料的重要性。默拉希还阅读了本书的定稿部分,并且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沙利文的其他一些学生和同事也在我们制订出版计划

时助了一臂之力,提供了鼓励和支持,其中,医学博士阿尔弗雷德·斯坦顿(Alfred H. Stanton)尤为突出。在沙利文发表演讲的那些日子里,医学博士玛丽·怀特(Mary Julian White)一人负责了录音和誊写演讲系列的工作,这些都是本书的基础。由于她的辛勤劳动,这些材料成为可供基金会随时使用的最完整的演讲系列。

下列诸位也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或部分,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们是医学博士罗伯特·科恩(Robert A. Cohen)、菲利普·霍尔曼(Philip A. Holman)和斯图亚特·佩里(Stewart E. Perry)。最后,我们对诺顿出版公司的编辑凯塞琳·巴纳德(Katherine Bamard)深表谢意,因为她为本书作了最后的润色。

经允许,我们从下列业已出版的著作中摘录了有关材料。感谢美国心理学会 P. W. 布里奇曼(P. W. Bridgman)的《操作性分析的一般原理》[Some General Principles of Operational Analysis](《心理学评论》,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5, 52; pp. 246~249)]。灯塔出版社出版的利奥纳德·考特里尔(Leonard Cottrell)和罗斯·加拉弗(Ruth Gallagher)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1930—1940 年》[(*Developm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 1930—1940) 1941]。托马斯·克罗威尔出版公司出版的萨巴·埃尔德里奇(Seba Eldridge)的《生命结构》(*The Organization of Life*, 1925)。哈考特·布莱斯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的《语言: 言语研究导论》(*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1921)。海米塔奇出版公司出版的帕特里克·默拉希的《恋母情结: 神话和情结》(*Oedipus: Myth and Complex*, 1948)。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罗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1934)。麦克格劳·希尔图书公司出版的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人格的动力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 1935)。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出版的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的《“智力”的本质和认知的原理》(*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Cognition*, 1923)。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见其中布隆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文化》(*Culture*)和 T. V. 史密斯(T. V. Smith)的《米德, 乔治·赫伯特》(*Mead, George Herbert*)。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特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主编的《引起战争的张力》(*Tensions That Cause Wars*, 1950), 见其中哈里·沙利文的《人际和international的张力》(*Tensions Interpersonal and International*)。

海伦·佩里(Helen Swick Perry)

玛丽·加威尔(Mary Ladd Gawel)

引言

今天的理论精神病学(theoretical psychiatry)领域处于一种健康的波动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态,主要是由于沙利文思想的影响。就他的思想而言,大部分乃是他熟悉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产物。他运用操作方法和场论概念(operational approach and field-theory concepts),认为精神病医生不只是一名观察者,而且还在相当独特的意义上是一名参与的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此外,他还从人类学家关于其他文化的分析中选取相关的概念——所有这些给精神病学的实践和理论引入了一种更具动力的特征。而且,沙利文的思想对社会心理学家的参照框架作出了贡献,影响后者去改变关于“正常”行为的概念,以便考虑来自过去生活经验的某些力量 and 影响,因为它们与现在的变态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本书体现了沙利文的最新概念,它们反映了沙利文对精神病学领域的独特贡献。对它最为合适的介绍应是鉴别这些概念,并将这些概念放到历史的展望中去。

回顾一下沙利文的理论发展,我发现,有意思的是,他最早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交往(communication)问题。他与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合作(后者主要对语言和交流感兴趣),促进并丰富了他本人在该领域的研究。从本书可见,他关于语言、符号和交流的陈述,对精神病医生来说,是我曾见到过的最为有用的陈述之一。沙利文的兴趣始于对两人之间或者一些人之间的交流,嗣后逐步扩展到对较大人群之间的交流的考虑,从而把社会环境中易受干扰的行为问题包括了进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紧张报告》(UNESCO, Tensions Project)也参考了沙利文关于国家之间张力的研究。

这种对交往的兴趣,并非沙利文工作的一个分支,而是与沙利文的的研究的核心有着根本的联系。该核心可以描绘成人际关系的精神病学(the psychiatr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或者描绘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研究(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rsons),或者描绘成精神病医生扮演着参与性观察者角色的精神病学的操作方法(operational approach to psychiatry)。它依据下列命题:(1)大部分精神疾病都源自不适应的交往,交往过程为焦虑所困;(2)在任何一种两人关系中,每个人都作为人际场(interpersonal field)的一个部分参与到一些过程中去(它们对场发生影响并受到场的影响),而不是作为一个分离



的或独立的实体参与到一些过程中去。

沙利文并不单纯地表达他对相互作用的精神病学的兴趣,以及根据场论对行为开展研究,而是与时代亦步亦趋。现代社会科学对场论的研究并不比现代物理学逊色,因为前者没有将场现象作为一种单一的和分离的单位进行研究。乔治·米德(George Mead)、约翰·杜威(John Dewey)、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利奥纳德·考特里尔(Leonard Cottrell)、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和凯伦·霍妮(Karen Horney)等人也都意识到文化环境对个体发展的重要影响,并认为他们所研究的内容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场(a field of interaction)。

沙利文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精神病学而不是社会心理学,他把一位精神病学家思想和临床经验用来研究场心理学的问题。他的主要工作由临床研究所构成,对他来说,这种临床研究是不可分割地与病人的治疗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主要理论结构是在他从事这种临床研究差不多 20 年以后才开始形成的,头 10 年的时间花在对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临床研究上。他论述这一主题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 1924 年,继后发表的有关精神分裂症的其他一些论文反映了他的思想的继续。从 1931 年开始,当他创办私人诊所时,他也花了差不多 10 年时间研究神经症的过程(neurotic processes)。在此之后,他那广为人知的理论结构得以问世。与此同时,他开始将他的兴趣转向对其概念的传播,华盛顿精神病学院适时地在他的领导下开始提供教学。1938 年,《精神病学》(*Psychiatry*)杂志开始创办,由沙利文任总编。1939 年,他发表了一系列论稿,第二年以《现代精神病学概念》(*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为题出版。本书反映了他的理论的构建和改造过程。

那么,沙利文究竟属于哪种精神病学思想流派呢?关于沙利文的精神病学理论是否属于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的争论,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沙利文接受过精神分析学派的训练;他的理论与弗洛伊德(Freud)的某些基本假设有着严重的分歧;他还接受了其他一些理论,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包括意识过程和无意识过程的概念。在这方面,他与自弗洛伊德以来理论精神病学领域的其他一些主要作者没有分歧(所谓理论精神病学领域,当然包括精神分析)。任何一门科学,若要继续发展,需要根据新的发现对旧概念和旧假设进行改造。一种不幸的崇拜倾向,既发生在弗洛伊德的一些学生身上,也发生在沙利文的一些学生身上,从而构成相互竞争的两种人格理论。关于沙利文研究的仔细考察反映了以下情况:第一,他本人对弗洛伊德所研究的某些现象并不感兴趣,例如,婴儿期的性行为或癔病过程的细节等;第二,沙利文对某些被弗洛伊德所忽略的现象进行了观察,并使之理论化。在被弗洛伊德所忽略的那些领域中,最为重要的领域与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模式有关。沙利文的理

论框架与弗洛伊德早期的理论框架恰成对照,后者把个体置于一般的环境之中,个体在该环境中表现出预先决定了的生物需要,而不是特殊的相互作用模式。由此可见,沙利文的精神病学为整个精神病学理论领域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观点和观察,它们可以(而且应当)与在此之前人们所了解的其他一些观点结合起来,从而以真正的科学精神来推动精神病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以门徒的身分固步自封。

在试图阐述沙利文对精神病学理论的主要贡献时,人们也许首先会想到他关于婴儿期经验和童年期经验的观点。为了使精神病学成功地发展成为一门具有预言功能的科学,它必须了解父母的和其他的力量作用于一名特定的儿童时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对相互作用的动力模式(the dynamic patterns of interaction),必须根据模式的类型或类别,既予以专门的了解,又予以一般的了解。沙利文在这一问题上以两种主要方式对精神病学作出了贡献。首先,他试图用系统的方式将经验的性质概念化。婴儿在语言发展之前所体验到的许多事情,应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推测,尽管在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可以对母—婴关系作出直接的观察。沙利文的结论,部分是以此推论为基础的,部分是以他的临床观察为基础的,尤其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观察,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许多精神病体验,具有婴儿早期经验的性质。有关婴儿的观察,例如由玛格丽特·里布尔(Margaret Ribble)、大卫·列维(David Levy)和其他人进行的观察,倾向于证实沙利文得出的结论。在沙利文的概念中,经验以三种模式发生,他把这三种模式称作未分化的经验模式、不完善反应的经验模式和综合的经验模式(prototaxic, parataxic and syntactic)。这三种模式的分界线在于人类经验中语言的关键作用:未分化的经验模式是指符号使用以前的经验;不完善反应的经验模式是指以私下的或我向思考(autistic)的方式为特征来运用符号的经验;综合的经验模式是指经验的运用,也即一个人能与另一个人交流经验,因为这种经验是以业已界定的符号来概念化的。这三种经验模式在本书中以相当的篇幅得到讨论和阐述。沙利文对儿童发展理论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他的动力机制(dynamism)概念。他把动力机制界定为“相对来说持久的能量转化(energy transformation)模式,它们构成人际关系的特征……构成了独特的人类存在模式”。在上述文字中,模式(pattern)被界定为对意义的特定差异的规定。每个有机体都发展了各种相互交织和互相重叠的模式,它们涉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区域(例如口部区和肛门区),并与重要的需求(例如饥饿和情欲)相联系。这些动力机制从早年的人际经验中得到发展,形成模式,然后由个体带入后来的人际经验中去。

因此,人际场(interpersonal field)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机体的各种动力机制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在这些动力机制中,有些动力机制是结合的(con-

junctive),例如寻求亲密关系的需要,它导致一种与张力(tension)的释放或缓和有关的情境的整合(integration);其他一些动力机制则涉及焦虑,它们是分离的(disjunctive),并导致情境的分解(disintegration);有时,一种动力机制是非操作性的,因为没有相应的动力机制被他人带入情境中来。相互作用的模式是那些在早期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模式;后来,随着焦虑过程进入这些模式,它们就会变成不适当的和不合宜的(inappropriate and inadequate)。由焦虑引发的一种动力机制是“恶意的转化”(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也就是说,在焦虑的影响下,对温柔的需要已为恶意的行为所取代。沙利文作了许多概括,它们以定理的形式被陈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概括具有预言性的价值。让我们来说明一下。温柔(tenderness)的定理声称,“观察到的婴儿的活动产生自需要的张力,这种张力在育儿情境中引发这样的张力,它被体验为温柔,体验为释放婴儿需要的一种推动力”。运用这类概括,避免了本能理论(instinct theory)易犯的错误,具有把各种个体反应结合成一种有意义类别的好处。然而,沙利文并未实现对相互作用的动力模式的完整分类和系统化,而且,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如果它证明充分有用的话)将需要进一步拓展。

迄今为止我所说的许多话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沙利文把焦虑概念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主要瓦解力量,作为生活中导致严重困难的主要因素。焦虑也已被操作性地界定。沙利文的意图并不在于说明焦虑是什么东西——他是根据焦虑的结果来描述焦虑的。当然,焦虑在婴儿期的长期而又完整的人类依赖条件中自有其根源:生物需要的紧迫性,以及哺育者对满足这些生物需要所作努力的事实。

“现在,在讨论焦虑时,我已获得某种东西,它与年轻人的物理化学需要(physico-chemical needs)没有任何关系。称作焦虑的张力基本上为婴儿与个体环境所共有,也为母亲与个体环境所共有,这种个体环境与物理化学环境相反。”减弱焦虑的需要称作人际安全的需要(need for interpersonal security)。焦虑引起的张力在早年经验中与其他欣快症(euphoria)的减弱发生分化,最终使婴儿无力去从事减弱焦虑的活动。“因此,早期的移情(empathic)证据表明,存在着这样一种特定的区分,即焦虑是不可驾驭的。焦虑是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与需要的张力相反,也与适合于减弱这种张力的活动相反……在所有的现实经验中,焦虑的经验是最难与过去的和将来的要素相互渗透的,也是最不可能进行解释和产生预见(foresight)的。”

沙利文尚未回答母亲与儿童进行焦虑交流的方法问题。他将这类交流经验归入“移情作用”(empathy)的类别之下。但是,所谓移情作用,他并不意指与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相似的任何东西。确切地说,他的意思是指,从母亲到儿童的感觉交流通道尚未得到调查,从而也无法给予适当的描述。